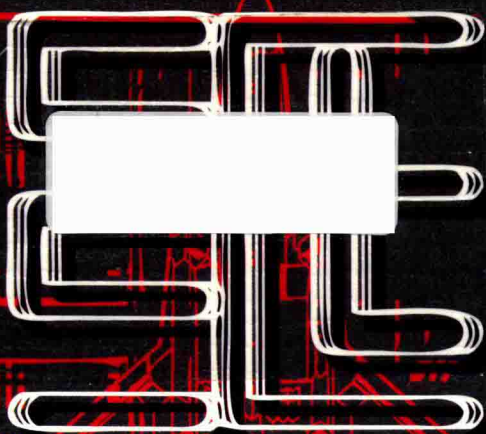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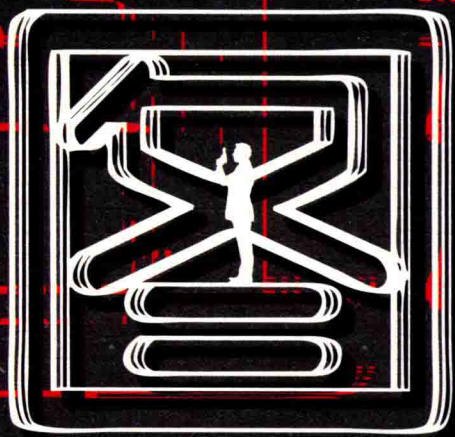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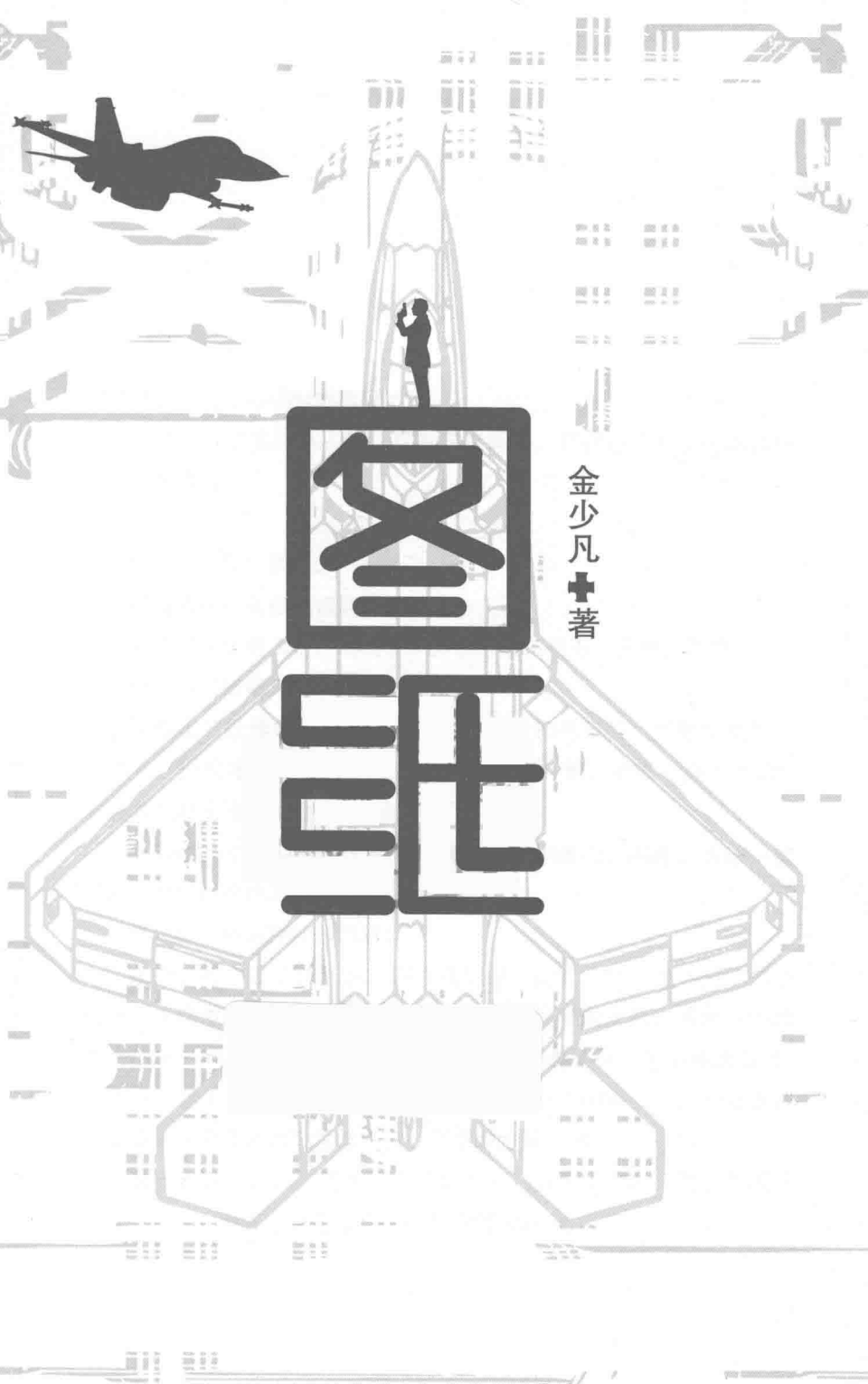
图
纸

我逃出审讯室之后，
禁区内响起了警报声。
不过，我只听到风从我耳边划过，
呜呜地吹响着……



金少凡
+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图纸

金少凡 +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图纸 / 金少凡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008-6607-7

I. ①图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7331号

图 纸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宋 杨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00千字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8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不过，在讲述故事之前，我想先告诉您，我曾经为要讲述的这些故事被抓捕过。

两次！

地点——某厂禁区。

抓捕者——我很熟识的那个哨兵。

我的确是想潜入某厂的禁区。为了一架飞机和一张秘密图纸。

但可惜的是哨兵毫不留情。

抓捕我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：哨兵先是朝我笑笑，好像要跟我这个熟人打声招呼，待接近了我之后忽然把脸一绷，大喝一声不许动！紧接着就把我的手臂给反剪了过去。

您知道，哨兵们是天天要进行擒拿格斗训练的，因此，我的手臂经他一拧便再动弹不得了。

再之后，我被押往审讯室。

途中，我没敢乱说乱动。因为我知道，此时，他，我熟悉的那个哨兵，正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，紧跟在我的身后，我俩的距离不会超过一米远。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我虽然看不见，可是我的后背，已经开始感觉到从刀尖儿上传递过来的那股逼人的寒气了。于是我规规矩矩地按照他的命令慢慢前行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我要告诉您，某厂禁区的哨兵是单列，直属某军区，拥有无限开火权，因此，我不想让他啪的一声把我撂倒在地。

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就没人给您讲述下面的故事了。

其实，出生在 20 世纪的人大都记得那架飞机。有好多入甚至还能说出它被击落前前后后的故事。那家伙当时十分猖狂，在我们的领空上肆意乱飞，就跟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散步差不多。我方虽多次提出警告，还提出外交照会，但其置若罔闻。嘿，有本事你打我啊！那浑蛋飞行员知道我国尚无远程导弹，在天上叫板。

这叫板声激怒了一位将军。

将军姓黄，叫黄——我不能说得再具体了，因为那样就要涉及一段密级很高的秘密了——将军一撸胳膊，骂了句操你妈的，用高炮给我揍那丫头养的！

将军下令之后，我方连夜改装高炮，改装炮弹，调集军事大比武时期的神炮手。开炮前，将军跟神炮手说，给你三发炮弹，你今天要是把这架飞机给老子揍下来，要媳妇给媳妇，要军阶给军阶，要啥老子给你啥！你小子有种没有？神炮手出列，给将军敬了个军礼，一句话没说，之后把上衣一把扒光，赤膊上阵。填弹。计算。屏息。怒眼。咬牙。绷紧。蹙眉。瞄准。咬住。之后就听砰砰砰三声炮响。再看天空，三团硝烟腾起，一片火光乍现。

那架飞机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，栽落了下来！

这是一段传说。这个传说当时家喻户晓。大家为之津津乐道。

不过，之后的事情便鲜为人知了。

那架飞机被秘密运抵边远偏僻的某厂之后，在解剖研究的过程中，消息被严密地封锁。人们只是从小道消息中隐隐约约地听说，围绕着这架飞机有特务活动，还发生了三次爆炸事件！

是的，的确是出现了特务活动和爆炸事件。

并且，让您绝不会想到的是，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就发生在了我们身边，甚至就发生在了厨子小郝、水暖工金子英、傻子旺财和车工史乃慧的身上。

我就是水暖工金子英。

那架飞机运抵某厂之后的某一天，也就是某厂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之后的某一天，我便以身试法，因为要潜入禁区，被哨兵一举擒获。

您应该能想象事情有多严重！

动了要进入厂内禁区的念头纯属偶然。

我一说纯属偶然，您一定就知道了我从前根本就没有想要进去过，对吧？

嗯，不管您认为对与不对，不管您是否相信我的话，反正我在动那个念头之前，的确是没有想过非要进入禁区不可。没有进入禁区的特别红色通行证是我之所以不去想的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是我想也是白想，因此，我干脆就不去想，这个逻辑很简单。原因之三是我们进厂的时候都经过了严格的保密教育，我们工厂的《保密手册》有一百多页那么厚，针对禁区的也有好几十页之多，禁区执勤的哨兵拥有无限开火权就在这其中赫然地印着，还用了粗体字，因此我也不想非要进入禁区招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。另外再补充一点，我们不是没有机会进入禁区的，禁区里有一座锅炉房，还有一座茶炉房，锅炉房和茶炉房都归我们水暖队管，每当锅炉房或是茶炉房出问题了，需要维护了，我们就必须进入禁区去修理，去修理的时候，我们班长骆驼祥子就要挑人点将，然后去厂保卫科办理特别通行证，通行证上有持证者近期免冠的照片（我们水暖队每一名工人的照片厂保卫科都有备份），并且还有进入禁区和离开禁区的具体时间。由于嫌进入禁

区经过哨兵时手续繁杂、冗长，不仅需要经过盘查，并且还得填表盖章什么的，所以每当我们班长骆驼祥子选人时，大家就都躲着，都强调说自己手头儿的活儿还没干完，没时间，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班长骆驼祥子就会跟我们瞪起他那对儿小眼睛，说他妈的，你们就忍心看着我一个人耍猴儿啊？咱们还他妈的是不是阶级弟兄？如果瞪一回眼珠子不管用，没人吃他那一套，没人搭理他，他便会掏出烟来点头哈腰地往每个师傅手里递，之后张师傅李师傅地叫，说，得了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帮兄弟一回行不行？只当是给我老祥家去盖小厨房儿行不行？

那么，我是怎么忽然之间就动了非要进入禁区不可的念头了呢？

可恨就可恨在小郝身上。

小郝在禁区的食堂里当炊事员，一天，他趁禁区保密车间里工作人员不备，钻到那架飞机里面鼓捣了一会儿，之后便有显摆的资本了。那天他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偷偷地跟我说了，自然，说的时候他是添了些油盐，加工了一番的，因为这小子的工作本身就是炒菜的厨子嘛，所以他添点儿油加点儿醋什么的纯属正常。不过，这小子绘声绘色的叙述，到底还是把我的胃口吊了起来。

我说了，可恨就可恨在小郝身上。这小子成心逗我。

那天我所在的水暖队篮球队，要跟小郝所在的伙食科篮球队打比赛，在篮球场上做着准备活动跑篮儿的时候，我们的球正好落在了小郝的手里。我让他给我扔过来，他不扔，非让我过去拿，因此我必须走近小郝，到他手里去拿球。

小郝见我走近了，先没马上把球还给我，而是把脑袋凑近了我的脑袋很神秘地跟我说了那件事。

小郝说，禁区的保密车间里有架飞机你知道吗？

我说听说过。回答的时候，我多少有些不屑，我当时的意思是，禁区里的秘密不光就你一人知道，我们水暖工也地上地下管着整个厂

子呢，不比你们厨子知道的少。

听说过，见过吗？小郝见了我的不屑，便也把不屑充斥在了脸上，问我，进去过吗？

我只得收了脸上的不屑，摇头，实话实说，没。

小郝立即就得意了，说，只是听说，没见过吧？跟你说，我见了，并且哥们儿还进去坐了坐。说哥们儿还进去坐了坐时，小郝还挑起了大拇指，晃悠着指着自己的胸口，那样子自豪的不得了。

我说是吗，真的？我故意装得很平淡，尽量不让他看出来我感到很惊奇的样子。

小郝听我问是吗，就一撇嘴，说，是吗？您把那个“吗”字儿给我去了！当然是真的了，骗你是孙子。

接下来，小郝就开始给我形容那架飞机。

他问我，你知道飞机怎么进出吗？

我说顶上的舱口啊。

他说废话，傻子都知道顶上的舱口能进出。关键是怎么进出？怎么上下？

我摇摇头，说不知道。说完不知道，我又猜是不是有梯子？

他夸张地笑了，说，你真老帽儿，地地道道的土老帽儿，你土得都从身上掉泥渣儿，飞机里拢共就那么大点儿的空间，有放梯子的地方吗？告诉你怎么进出吧：飞机驾驶员的座椅是可以升降的，把控制的扳手一扳，座椅自动升起来，就跟顶部的舱口持平了，人就能从舱口走出来了，明白吗？人要想钻进去呢，就往座椅上一坐，靠体重，就把椅子给压下去了，椅子降落了，人自然也就钻进去了。那椅子，可好玩儿了，前后可以调节，神奇得厉害！

小郝说完，见我不说话了，就问我：不知道吧？

我没话可说，只能点点头再摇摇头。

接下来，小郝又跟我说了许多飞机里面不为人知的东西，他说飞

行员前面是密密麻麻的仪表盘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各种颜色的都有。还有一排排的按钮儿：管开炮的，管开枪的，管投弹的。说完了这些，他又说了飞行员头上的耳机，说完了耳机，他又说了操纵杆儿，说完操纵杆儿他就说，要不是怕被工作人员和哨兵发现了，他一点火儿就能把飞机给开出去，开出去他就朝天上轰一炮过瘾！说的时候他唾沫星子横飞。这时我已经听得入了迷，小郝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腮帮子，我竟然全然不顾。

这时，裁判吹响了比赛开始的哨子。

小郝只得把他对飞机的描述戛然而止在飞机被打烂了的尾翼上。我意犹未尽，忙说中场休息时咱们再说。

比赛到了中场休息时，我又赶紧找到了小郝，让他继续，小郝就又跟我说了飞机里面的另一个新鲜玩意儿，他说，有个小铁盒儿，特精致，你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说那是装压缩饼干用的。压缩饼干，吃过吗？我又连连摇头。他说那玩意儿可真是管用，吃糖豆儿大小的那么一块儿，你猜，能顶多长时间？

我第三次连连摇头，摇得我几乎有些头晕。

他眉飞色舞地说，一天，12个小时！

我很惊讶，问，真的？

他说当然，骗你是孙子！

我竟然全然忘了这小子是个厨子，添油加醋是他炒菜的看家本领，于是兴冲冲地一句“你什么时候带我也去看看”脱口而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小郝那小子根本就没吃过什么压缩饼干，至于把飞机里面各部位各零件儿都描述得那么精彩、那么生动，至于什么能把飞机开出去，并且还朝天上轰上一炮之类的，完全是为了勾引我，完全是在给我设圈套，因为他偷偷摸摸地钻到飞机里面之后，先坐在了炮手的位置上，无意中拉开了炮膛的门，结果炮膛里面的一颗填充着沙子的模拟炮弹便从炮膛里退了出来，炮弹有八九十厘米那么长，

有几十公斤那么重，这颗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之后，就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小郝的胸口上，咚的一声，小郝被砸得像猪一样号叫了起来。之后，这小子的胸口疼了半个多月，胳膊好长时间不能抡铲子炒菜。

小郝这小子给我设圈套，就是也想让我坐在炮手的位置上，也挨上这么一砸！

回过头来还说那天在篮球场上。

小郝巧舌如簧的一番描述，我的胃口就这么被这小子给吊了起来。

那架神奇的飞机开始诱惑着我，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要到禁区里面去看看了。

因为禁区的一个哨兵我们早就认识，有几次我们在一起聊天时，他拿起了我手中的管钳子看新鲜，我拿过他的半自动步枪来也看新鲜；他问我管钳子怎么使用，我问他半自动步枪怎么填弹；我给他演示管钳子的使用方法，他给我演示怎么装卸弹夹，之后我还好几次端着他的半自动步枪做劈杀、刺杀、瞄准的动作，甚至还把它扛在肩上走了几个正步，体验了一下当兵的神圣。因此，我首先找到了那个哨兵，问他能不能让我进去，问的时候，我摸着 he 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。哨兵扒拉开我的手，摇摇头说不行，你必须有红色通行证。我说咱们都不是外人，我也不止一次地进入过禁区，况且我进去找的人也不是外人，是食堂的小郝。哨兵说小郝我认识，你要找他我给你打个电话，让他出来不就完了？我再没话说了。

从正门进不去，我只得想其他的办法。

一天，我在禁区外面转悠，见禁区很隐秘的一个角落里，紧贴着围墙长着一棵很不起眼的歪脖子树，歪脖子树的脖子不但往围墙外面歪，并且还有一个树干伸到了墙外面，于是，我就凭借着打篮球练就的弹跳力一蹦，就够到了这个树干，之后一用力便爬到了树上。

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刚刚爬到歪脖子树上，还没顺着树身滑到禁区的地面，就被那个哨兵生擒活捉了。

活捉了之后，我被关了起来，并接受了各方面的审问。

这之后，过去了许多年，厂里许多被尘封了的档案，由绝密降低了密级转为了机密，再由机密转为了秘密，最后被解除了秘密，我才从这些解密的档案中知道了我被抓的那个时候，国际上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，甚至大有动用核武器打起新一轮世界大战的紧张态势。我才知道了这个紧张态势的导火索，竟然就在我们厂；这个紧张态势的导火索，竟然就是禁区保密车间里的那架飞机；这个紧张态势的导火索，竟然就是秘密展开的一个代号为“TZ 行动”的较量……

咱们现在就开始说有关那架飞机的故事——“TZ 行动”的故事。

首先说一句题外话，我这个人讲故事不愿意故弄玄虚，喜欢上来就直奔主题，我向来反感有的作家为了赚取稿费，或者是为了卖弄一下文笔，一般都会在小说的开篇，先写一些废话，除了以彰显自己的高深莫测之外，这些废话还会把编辑和读者搞得晕头转向、迷迷瞪瞪。比如，有的作家在小说的开篇往往都先描写一番天气，往往都是天上的云啊，空中的风啊，有没有雨或雪啊，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笑嘻嘻地从云雾当中露出脸来了啊等，让人不知所云。我绝不这样。我这个人讲究实惠，就比方说吃面条，我喜欢抄起筷子来就伸到锅里捞干的。

那么，咱们就来讲有关那架飞机的故事——“TZ 行动”的故事。

这个故事绝对精彩。它充满了惊险和刺激；它险象环生，悬念不断。我这么讲，绝不是跟说评书的学习，先卖一个关子，然后下台去敛钱，或是有意提醒您，您如果心脏不好，请事先准备好速效救心丸什么的。绝不是这样。因为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精彩。首先，这个故事，也就是“TZ 行动”牵扯到了我们工厂，牵扯到了工厂里面的核心保密机构禁区，更重要的是“TZ 行动”还关乎一场国际性的战争，一场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战争。

明白了吗？

那好，咱们就来讲围绕着那架飞机发生的故事——“TZ 行动”的故事。

故事必须从我们厂讲起。

其实，我们厂有正式的厂名，还有代号。代号就好比我在篮球场上打比赛身上总要背着的号码，其作用不言而喻。

我一直觉得我们身背代号的工厂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那座宽大厚重的大门里面，始终有我看不清的东西，始终有我感觉到高深莫测的地方，里面拥有着我永远也看不清的被封闭着的東西。这种感觉从我参加了工作，每天都要进出工厂大门至少两次，每天都要在目光平视、面无表情、荷枪实弹的哨兵面前掏出证件来，证实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便开始了，并且到现在也未曾消失过。

不过，说实话，在我被分配到这家工厂之前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。都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卖的，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，这话一点儿不假。到了这家工厂之后，特别是经历了咱们要讲述的故事当中的许多事情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我知道这里充满了如此地神秘和恐怖，我宁可选择在一家商店当售货员或是在一家饭店里当服务员，也绝不到这家国营大厂里来当水暖工。

我参加工作的时候，社会上绝大多数的青年，或者说应该所有的青年，都巴望着被分配到这样一家拥有代号的国营大厂。进了这样的单位，工作环境好，劳保待遇高这暂且不提，单说一件事情，您就知道大家为什么非要托关系走后门地硬要进这家工厂了。那时候社会比较乱，我们青年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都要靠叉架。叉架就是两个人动手，付诸武力。但是一般在叉架之前还需要自报一下家门，盘一盘道。盘道的盘，意为询问，道表示道行，两个字加在一起，就是相互交换一下底细，亮一亮底牌的意思，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自报家门、盘道的过程一般是这样——准备动手的一方，揪住另一方的脖领子，或者是指着对方的鼻梁子质问：孙子，你他妈哪儿的？如果对方回答说我是哪个哪个饭店的，那

么，揪着对方脖领子的人便会挥拳上去，叉架立即开始。但是如果对方回答说：哪儿的？说出来吓死你，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老子某厂的！那么，揪住对方脖领子人的手便立即就软了下来。

某厂在我们那个地方，地位就这么特殊。

不过，我进某厂的时候，可不是为了叉架时能镇住什么人。因为我在学校一直都是好学生，我从不叉架，也没参与过集体叉架。我被分配到某厂感到最荣幸的第一点是，进了这样的企业人就显得神秘、神气，显得神秘和神气了之后呢，其地位就会无形地比别人高，地位高了呢，不用说，就连找对象都占优势。第二点是，国营企业的工资高。高多少呢？就拿二级工人的工资作比较吧，非国营企业二级工的月工资是 41.5 元，而在有代号的国营大企业里就能拿到 41.71 元。看到这两个数字您或许会笑，认为这两个数字之间才有 2 毛 1 分钱的差距，应该可以忽略不计，不过，一看您就不是从我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，那个时候一般的四五口之家，到肉铺去割肉，大都是扔给卖肉的 2 毛钱，然后用荷叶托着薄薄的一条肉回家，炒一个肉菜。

那么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

1969 年。

1969年的春天，我经过了层层政审，被分配在了某厂。

我记得等待通知书的那天，我是在十分焦急的状态中度过的。

应该说，那天所有待业的青年们都很焦急，但唯独我比别人要更焦急许多，抑或是许许多多。因为，虽然大家谁都没有出门，都静静地在家里等待着分配通知书的到来，都心怀忐忑地等待着命运将要作出的最终裁决，可是他们所有人在这一天的上午，最迟中午的时候，都从繁忙的邮递员同志的手里，接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通知书，不管是忧是喜，不管命运如何，他们都得到了，而唯独我的那份通知书，在那一天，甚至那一天再往后的一周之内都杳无音信。

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在共和国的花名册上。

我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已经把我给遗忘了。

那一周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比我有生以来所经过的18年的岁月都要漫长。

好在一周之后的一个傍晚，有人给我打了一个传呼电话，街道边上卖糖果的大爷接到这个电话，慌忙迈着蹒跚的脚步，颤颤巍巍地跑着来叫我，说，小子，区上的一个干部来电话找你。

我的工作这才有了着落。

吃了定心丸之后，我问那个干部我的通知书怎么没寄过来，反倒落在了他的手里。对方说，写错了，写错了，你叫金子英，信封上写的是陈子英。

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，好了过后我没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当然

了，心情好了之后我的话自然也就多了，我问那个干部我被分配到了什么单位、条件好不好、待遇高不高？对方说你的政治条件不错，政审完全合格，你被光荣地分到了市内最大的国营大企业！

我对那家国营大企业早就心存好奇，或者说是心存向往，于是继续问具体到那里做什么？什么工种？

对方可能是不知道，也可能是还有其他的电话要打，总之他说别问那么多了，能分配到这样的企业是你的福气，到了那儿好好干就是了。最后还叮嘱了我一句赶紧去报到，今天是15日，明天是16日，按照劳资惯例，你要是15日之前报到，就能领整月的工资，要是16日再去报到，就只能领下半个月的工资了。你抓紧时间今天去吧，看是否还能在人家下班之前赶上报到。

我刚才说了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去肉铺割肉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了，所以您也就能理解，我那天为什么会放下电话，便慌慌张张地跑去报到了。因为那半个月的工资，是瓷瓷实实在在地可以让我们全家吃上若干顿肉菜的。

还好，某厂是家大企业，并没有跟我计较什么15日报到还是16日报到，也没有听我解释什么我的姓名是金子英，可是通知书上却写成了陈子英之类的话。一个负责劳资的高个子女同志，大步流星地把我带到了厂医务室，做了大概的体检之后，她就又大步流星地把我带到了一间会议室里。

会议室里全部都是刚刚报到的青年工人。

见到这么些人我的第一感觉是踏实了，因为这么些人都在，说明领导还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，如果前几天，这么些人都被分配下去了，那就坏了，他们要是把车、钳、铣、刨、磨这些好工种都占上了，那我可就没好工作干了。

这么些人都集中在了一间会议室里，显然并不是在等我。我入座之后，便有一个从青工里选出来的头头儿走了过来，悄声地发给了我